

秋水谣

李铭瑶秧歌选集

李海光 刘国才
编著

QIUSHUIYAO

山西出版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临县秧歌源远流长久负盛名
歌词内容花样百出触景生情
承前启后四句组成意思完整
一个韵脚通俗易懂画龙点睛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李铭瑶秧歌



ISBN 978-7-5378-3068-3



9 787537 83068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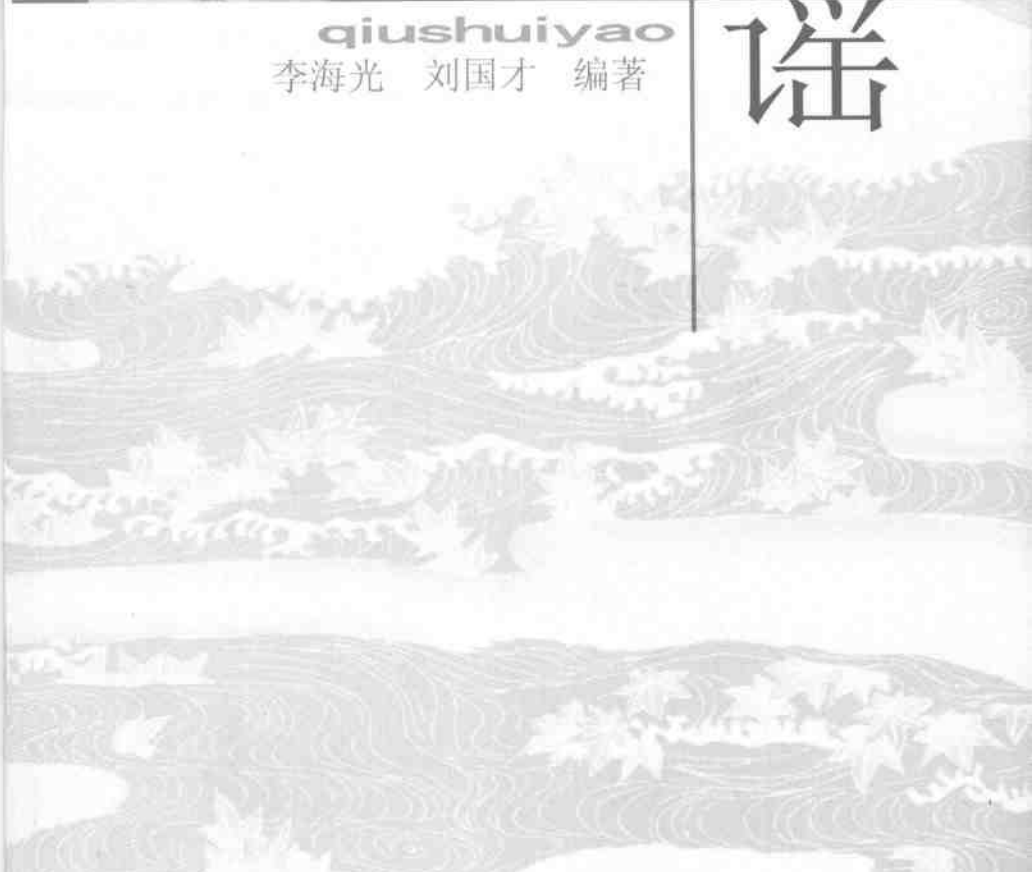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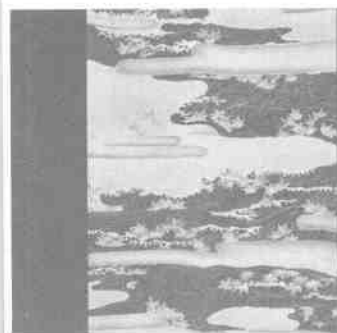
定价：20.08元



秋水谣

qiushuiyao

李海光 刘国才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湫水谣: 李铭瑶秧歌选集 / 李海光, 刘国才编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5378-3068-3

I. 湫… II. ①李…②刘… III. 秧歌剧—剧本—临县—选集 IV. I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7867 号

湫水谣

李铭瑶秧歌选集

李海光 刘国才 编著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www.bywy.com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美术印刷分公司

*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6.375 字数: 220 千字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

ISBN 978-7-5378-306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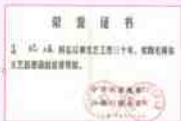
定价: 20.08 元



李銘瑤



- ① 1952年8月，后排右一为李路瑶。
- ② 李路瑶、渠英夫妇在太原。
- ③ 1977年正月，闹秧歌。
- ④ 老两口。
- ⑤ 1951年，临县人民文化馆全体，左三为李路瑶。
- ⑥ 全家福。





前 言

李铭瑶

秋叶春花计日程，
寸阴真欲惜余生。
敢谋著述千秋业，
欲揽山川万里行。
挥翰尽偿儿女债，
推笈遍答友生情。
一囊芜稿须重理，
半世俗篇待辑成。

我一生从事文化艺术工作，唱秧歌半个多世纪，究竟唱了多少首秧歌，因为都是兴之所至，随口而唱，自己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子。今天，我重新翻检了《伞头秧歌》《秧歌精选》《阳歌史话》《湫水文集》等书，将我唱过的秧歌进行回顾整理，同时，动用亲戚朋友、子弟儿女对散落在村野民间的我唱过的大量秧歌进行搜集，这才发现，五十多年来，我唱了的秧歌竟数以万计。望着一沓厚厚的稿纸，听着朋友们口头吟诵我的秧歌，往事历历，涌上心头！老来心事浓如酒。直到此时，我才体验到生活对我的格外偏爱，才体验到我的一生竟如我的秧歌一样丰富多彩。

我于1930年2月3日出生在临县林家坪镇杨家山村。家乡虽然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但是有着浓厚的





群众文化传统习惯。每到农闲时节，村里的人便会三五成群地自发组织起来，击锣擂鼓热闹一番。热闹的主要内容当然是即兴编唱秧歌。这样的热闹，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闹红火，除了娱乐之外，还在为村里的秧歌队发现和选拔人才。我们村有一支秧歌队，每年的正月，都要到周边的村子里“道喜”。因为有了一支不错的秧歌队，村里的人自我感觉良好，与外村人相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优越感！而在外村人眼里，我们村的人能演会唱，非同一般。我就是在这种浓郁的秧歌氛围中成长起来，从小耳濡目染，最后成为一个秧歌人的。

1949年8月，我由县师范班毕业，分配到县民教馆（文化馆前身），完全从事了文化工作，如鱼得水，对秧歌更是大唱特唱。1957年，我被调到临县晋剧团，由于工作的关系，唱秧歌的时间少了，只能偶尔过一下瘾气，但内心里对秧歌的情结，仍然系缚得非常牢固。1964年我回到文化局，兼搞文化工作队。原以为能好好地唱秧歌了，谁知，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只好缩骨闭气，躲在一旁，看着别人“造反有理”，自己却脑中构思秧歌，心中哼唱秧歌。秧歌伴我度过了那一段不平常的岁月。

粉碎“四人帮”后，能放开歌喉唱了，但文化工作百废待兴，唱秧歌的时间不多，只能偶尔为之。1984年，我退居二线。这个时候，精力未衰，心无旁骛，自我感觉良好，唱了不少秧歌，可以说过足了瘾气。1991年离休后，仍然歌不离口。进入新世纪，渐觉腿脚不灵，气运不畅，但脑子里考虑最多的还是秧





歌。有时候在秧歌爱好者们的邀请之下，还到那些红火场所凑凑热闹，兴致所至，还能唱上几句。然而，毕竟是年龄不饶人，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风头十足。

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我的老伴渠英，她也是一个不错的伞头。共同的爱好，把我们俩紧紧地维系在一起。秧歌是我们家庭生活的润滑剂，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用秧歌解愁、用秧歌倾诉、用秧歌慰藉、用秧歌激励，相伴相依，风风雨雨，走过了五十余年的人生旅程。可叹的是，老妻却已先我而去！但她所唱的歌时时在我耳边回响，好像还在不断提醒我吃药，提醒我穿衣……我知道，虽然到了另一个世界，她仍然在一刻不停地关注着我。我们这个家没有老妻不行，我也离不开我的老妻。好在她的歌声还在，她的歌声如同她那一双温暖的手，时时在抚摸着哀伤的心，轻轻地将我按入沉沉的梦中，在梦中，我们又到了一起。

细想自己五十多年来所唱的秧歌，虽然只是祀神、颂人、咏事之类的应景之作，但也符合孔老夫子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也符合晋西北乃至陕北广大地区劳动人民的需求。唯其如此，我唱的秧歌才得以在民间流传。

《秋水谣》收录的秧歌，只是因地、因时、因人的—些口头歌谣创作，并无多大的保存价值，况且“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更谈不到文化上的分量。之所以要辑录成册，付梓传世，完全是为了完成一个使命——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报答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父老乡亲；告慰相依相伴五十余年的老伴。





歌曰：

一路走来伴歌行，
咏山咏水抒激情。
黄河文化再传承，
湫水歌谣唱不停。

丁亥冬月

湫水谣

4





序

一

李 勇 增

爱梅者的爱梅，给李德强秧歌选集《秋水谣》上写几句话。因对秧歌非常专门研究，加之又值岁末年初，是咱们政府人，最为忙碌的季节，只好偷眨上的时间先作几篇翻陶了一遍。这一翻可就放不下，读到十分精彩处，自竟不自觉地还要哼上几声，唱几句。读着、哼着、唱着，说上清的一股子兴奋劲油然而





而生！

宣统宣说，我与杨君被歌、与李绍培先生还有
过一些特殊的交情呢。最难忘的是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
〇年，我在杨君任主管文化教育的副县县时，每年春
节期间，县里都要组织全县性的被歌大拉风，年之大
比年，还要到县里把县拜年慰问，或者参加文艺展演。
例如以大型陪都，全靠行政领导而没管被歌界的权威人
物帮助是万万不行的，而且之地与资源到后去，杨君被歌





的京师李陆陆先生自然就成了我的特别顾问。不仅在
谋划策，有时还要亲自上阵。特别是一九八九年，中宣电
视台要做一期物出缺款的专题节目，安排我代表恩四大
班子。在恩处，是政府大门口，以唱缺款的方式迎接万革解
军的物教队伍。为此，老先生特意对我进行了一番把“恩性”
的培训。各师各“道”啊，陆老先生一点化，刻录还恩坊间
一般。这是我生以来第一次上中央电视台。现在谈他的物教
造策，自然就想起这件事了。





但是，真正能吸引人、打动人的还是老先生唱秧歌几十
多年的播彩人生，是他秧歌的风格。老先生十六岁即中
正月第一夜挑竿书角，十八岁正式参加工作，以后无论是在
民校馆做馆员，在县晋剧团当团员，还是在任县文化馆工作
任队长，是文地马副队长，直到一九九一年离休，秧歌
作为他的终身爱好，一直到最后一口气、最后一口气。凡是
有老先生的场合，都会立刻变成秧歌的天下。凡是听
他唱秧歌的人，都会立刻赞叹、欢快的笑声。已故之老马老





前年王易以称他为著名的民间诗人。乙亥年王又在杜玉
娟对他崇敬有加，称他为杨公秋歌的导师，因而尊他为
师父。当年最耀眼的年头明星整闪亮，也是给他一手栽培
而一举成名的。

杨公是年秋歌的安祥地。在杨公，秋歌润如烟海，
与手灿若群星，风格异彩纷呈。对李结法先生的秋歌，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唱法田调适中，平实沉稳，吐字清
晰，他的唱词通俗、利落、干净，易懂易记；他的构思新奇，





送词运句十分巧妙，给人一种神来之意，怒玉并，又在情理之中，的感觉，特别是他那种比喻手法，犹如出类拔萃的规格，借时君笔力射，顿时珠落玉盘，将情与物融的谐与雅，有执地统一起来，提分词雅俗共赏的高度，使人听后余味无穷。

除了分地五十余年的创作轨迹来看，他早期的词歌多是呈现初生之犊不怕虎的一股子锐气，锋芒毕露，甚至有点旁张的斗，比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与傅山最著名之





的年头马万青的一次对唱中唱道：

闲完，秧歌往回走，
高先生把钱往回吼，
有什么说的你开口，
无非要和钱对两首。

人到中年，老先生的作品谨承礼记，老练成熟。一次和年头大王杜玉峰对唱时，共同回忆起当年与马万青先生对唱的情景。他唱道：

